



偷渡的人

苏金星

偷渡的人

苏金星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祖国的北疆黑龙江畔，蜜蜂爷爷发现了特务偷渡的痕迹，马上报告了边防站。公安部门依靠群众，很快就捕获了一个特务。但捕获的这个特务，只是一个探路的，在他后面还有更重要的特务，也偷渡过来了。怎样捕获随后偷渡入境的特务呢？小说描写的就是这一场曲折复杂的斗争。

封面、插图：王怀庆 黄冠余

偷 渡 的 人

苏 金 星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8印张 140千字

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0册 定价0.45元

目 次

蜜蜂爷爷.....	1
顾客失踪了.....	18
可疑的旅行者.....	32
钮扣里的秘密.....	45
张弓猎兽.....	56
案情在发展.....	66
石二流子.....	71
意外的发现.....	79
未知数.....	93
地洞里.....	104
静静的江堤.....	110
橡皮船.....	120
狐狸精出洞.....	128
雨夜来客.....	133
变色龙.....	147
猎人奇遇.....	160
深山逃敌.....	170

欲擒故纵.....	177
定时炸弹.....	184
卖鱼人.....	192
真假外调员.....	207
遥控发火器.....	222
贼船上.....	229
下水前的一跳.....	238
蜜蜂抓住了熊.....	246

蜜蜂爷爷

巍峨的红松岭，从南向北逶迤数十里，直至黑龙江畔。它象一位威严的战士，警惕地屹立在祖国的北大门。

这红松岭，奇峰突起，层峦迭嶂，巨石嶙峋，峭壁悬崖，山势十分险恶。它，东临召兴县。有名的召永公路沿岭脚蜿蜒南去，直抵交通枢纽东明火车站；西俯青林县境，那条宽阔平坦的青富公路紧挨岭脚，从黑龙江沿可南达著名煤城富都。因为它鸟瞰两县，扼守通道，所以地形又很险要。早年间，日寇侵占我国东北时，曾在红松岭北端驻有一个师团的鬼子兵，师团长叫龟怜，这家伙极端残暴、贪婪。他在本地抓了一万多名中国劳工，为他大肆砍伐树木，从黑龙江边沿红松岭纵深，构筑了大量工事和无数暗堡。

经龟怜这一番破坏性砍伐后，“红松之乡”只剩下个虚名，岭上已是空空荡荡了。后来，龟怜害怕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干脆推行“剃头政策”，把这座有着浩瀚森林的山岭变成了秃头岭。

一九四五年解放后，我人民政府派来大批造林工人，与当地群众共同配合，封山育林，营造种植，经过几年努力，现

在幼树已经成林。那些最先营造的几大片幼林在朗朗碧空下，显得更加郁郁葱葱，也都成材了。

唯独岭西有条沟，不知是土质不好，还是另有原因，满沟遍坡只长紫椴树，当地人叫它椴树沟。虽也杂花几棵红松，总不如紫椴长势旺盛。这椴树沟也有它独特的景色，每当春秋季节，山泉潺潺，椴花飘香，蜜蜂起舞。花间谷底，喷出沁人心脾的香甜。

故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秋天。

当晨曦在林梢刚刚抹上第一缕白银的时候，风不吹，叶不摇，整个林间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恬静。

向阳坡的椴树下，有位老人在专注地打一种古老的花拳。他动作准确、娴熟、敏捷。这种拳法现在很少见了，这是很早很早以前流传在民间的一种健身拳。当老人收住拳路，我们才看清，这老人年在八十开外。他头戴一顶栗色卷檐帽，腰系一条藏青色宽边布带，足登一双厚底爬山鞋，一头雪发，三绺银须，丰润的方脸上一对眼睛炯炯有神。他长年生活在老林深山，至今耳不聋，眼不花，牙口好。比心劲，比身子骨，不亚于一个壮年汉子。只是他那宽宽的上额，刻有几道深深的皱纹，是他过去艰辛岁月的记载。

老人深深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后，轻轻捋起飘在胸前的长须，健步跳上一块花岗岩。岩面平坦，约丈余见方。站稳后，只见他右手一挥，从背后抽出一把铮铮作响的七星大砍刀。他左手托起那殷红的缎穗，两腿向下一蹲，大刀平展，

使出一个蛟龙出水的架势。随即只见大刀上下翻飞，红穗左右飘荡。开始还可分清点刀光。渐渐地，风声嗖嗖，银光闪闪，老人的整个身躯包裹在银光之中了，从远处看，在这翠绿的丛林中有如一团白雪在滚动。当他使用一个白鹤亮翅的姿式收住大刀时，又是那样干净利索。这一手刀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的。老人把刀送回斜背在背后的刀鞘，气不粗喘、面不改色、心不重跳。

这老人是谁？他，就是青林县，沿江公社靠山屯大队养蜂员郑庆三。不过，凡认识他的人，都不叫他大号，而是尊敬的称他蜜蜂爷爷，或亲昵地称他爷爷。靠山屯大队的支部书记郑伯雄就是他的儿子。

蜜蜂爷爷在椴树沟养蜂二十多年，为靠山屯大队做出很大贡献。大队管委会考虑他年岁太大，多次接他下山过几天清静日子，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儿子、孙子多次要求他回去同住，也不答应。是啊，他离不开这蜂场，更离不开森林，他这一辈子几乎都是在深林中度过的。

他待弄蜂场，又细致，又耐心。不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严寒，二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管理。还经常要同那些来偷蜜吃的黑熊、野猪搏斗。四年前的一个深夜，有只七百多斤的老黑熊带着两个小崽来偷蜜。爷爷用他那口祖传的七星大砍刀，与大小黑熊斗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杀死老熊，赶走小崽，保护了蜂场。可是爷爷的右臂，也在搏斗中被老熊重重挠伤了。不过，他没吱声，怕大队又要他下山休养，自己

用山上的草药治好了伤。

太阳还没升上地平线，爷爷已练完功、检查完蜂场了。现在他迈开稳健、悠闲的脚步向山上走去。来到一棵两人合围的大楸树下，他昂起头，两手在嘴前围成喇叭形，朝山林大喝一声。这一声，好似砸响一口巨钟，浑厚、刚劲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山谷间，整个森林顿时充满了活力。随着这声音，两条大黄狗从沟底一个窝棚里蹿出，朝蜜蜂爷爷奔来。它们是蜜蜂爷爷的哑巴伴侣。那只卷毛大黄狗叫大黄，长毛的叫二黄。它们来到主人身边，亲昵地摇头摆尾，还发出一阵阵“呜呜”的声音向老人讨好。老人伸手在它们头上轻轻一拍，它们立即安静地坐下。

这时候，一只大松鼠正躲在楸树丛中的一棵松树梢上偷吃松子。老人向大黄招招手，大黄马上叼来一块石子送到主人手中。老人在掌心掂了掂石子的重量，“嗖”一声，抬手向松鼠投去。只听那松鼠一声尖叫，随着石块落下来了。大黄扑上去，叼着走了开去。

二黄坐在地上没动，仰头看着它的主人。这时，从对面山坡飞过来一只山旁鸡。爷爷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微笑，冲坐在身边的二黄也招了招手，那长毛狗也叼块石子送给主人。爷爷看准那山旁鸡擦着树梢飞近了，顺手把石块投过去。山旁鸡连叫也没叫一声，在空中扑楞几下翅膀，一头栽到山坡下去了。二黄也箭似的向落鸟的地方蹿去。

太阳出来了，万道金光穿过繁茂的枝叶，射进密林，带来一派朝气蓬勃的生机。

蜜蜂爷爷象是在等待什么人，他不时地注意倾听有没有脚步声。但是，除了偶然传来啄木鸟的啄树声外，整个山林是那么寂静。

爷爷等了一会继续向山上走去。两只饱餐后的大黄狗尾随在后。

来到西山的峰顶，爷爷既没看到他等待的那个人，也没听到传来任何声息。他掏出怀表看看，已经五点半了！他把表放回上衣兜，向那只卷毛狗挥挥手：“大黄，回去看家。”

大黄恋恋不舍地掉头朝来的方向走去了。

蜜蜂爷爷有两个孙子。大的叫大江，在抗击敌人边境武装挑衅的斗争中牺牲了。二的叫大山，大山在公社中学刚念高中。每到星期天，大山总是早早的起来，带上两瓶酒，和妈妈炒好的几样新鲜菜，再包上这一星期的报纸，到蜂场来看望爷爷。大山今年十五岁，长得酷似他父亲，高个儿、圆脸蛋，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大山每次来，都要请爷爷教他打拳练鞭。他有一条九节连环鞭，那是他十岁时，爷爷用紫红山枣木给他做的。已经整整练了五年。常常是练完功，祖孙俩就坐在窝棚前的大楸树下，由大山给爷爷念报纸，讲这一周中他听到的新闻。大山讲得有声有色，爷爷听得更津津有味。

“今天大山为什么没有按时来呢？”爷爷边走边想：“是不是又在山下那条鸭蛋河抓鱼了！”因为这条小河直通黑龙江，不仅有大鲫鱼，还偶而有鳌花、大马哈一类的名贵鱼。爷爷担心大山在早晨的凉水里泡久了落下寒腿病。今天要

亲自去看看，告诉他，以后再也不准早晨下水了。

翻过一道山梁，下了红松岭，再穿过一片草甸子，就到了鸭蛋河。

二黄来到这一马平川的草甸子上，卷起毛茸茸的大尾巴，跑前跳后直撒欢。

走到草甸子深处，爷爷看见二黄在一个塔头墩子边转磨磨，还发出低低的狺声。

爷爷知道准是二黄发现了什么东西。他紧走几步，来到塔头墩子跟前，什么也没看到。但当他弯下腰去，拨开小叶樟，在草丛里就有一节暗黄色的小东西显露出来。老人捡起来放在掌上看看，又用鼻子闻闻。“啊！这不是一节香肠蒂巴吗？成色和气味都还新鲜。在这荒草甸子里哪来的香肠？社员们不爱吃这种玩艺儿，边防军有的是新鲜肉食。那么，是谁一大早跑到荒甸子来吃香肠呢？”想着想着，爷爷突然蹲下身去，右手从背后“嗖”的一声，抽出那把从不离身的宝刀，左手把还在东张西望的二黄按在地上。

蜜蜂爷爷立刻想到：“这香肠蒂巴很可能是江北偷渡过来的怪物遗留下的罪证。现在周围什么地方可能潜藏着危险！”他蹲在草棵深处仔细地观察四周的一切，捕捉和分辨每一个细微的声响。

懂事的二黄看到主人这异乎寻常的动作，也竖起双耳，瞪大眼睛寻找着什么，而且准备随时扑上去逮住它。

过了一阵，蜜蜂爷爷确认附近没有什么隐藏的危险了，才站起来。一手紧握大刀，一手攥住香肠蒂巴，两道银白的



眉峰紧锁在一起，愤怒而轻蔑地盯视着灰蒙蒙的江北岸。往昔老沙皇血洗江北六十四屯的深仇大恨，象火一样，立刻重新在他胸膛燃烧起来。但是，蜜蜂爷爷毕竟久经生活磨炼了，他镇静下来，清醒地想到，当前最要紧的是，必须尽快把这节香肠蒂巴送到边防站去。

从这儿去边防站约二十五、六里地，拉荒走虽然近点，也不下二十里。老人再不迟疑，把大刀插进鞘，抬腿就向西北奔去。刚走过鸭蛋河的独木桥，他忽然想起大山。自己到这儿来是为了找大山，大山怎么没在河边呢？啊，难道他碰到坏人了吗？在这大荒甸子，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对付一个或几个坏蛋可不容易！如果大山遇到不幸……

蜜蜂爷爷的脚步不由得慢下来了。大江牺牲后，这是他唯一的孙子了，这是他心头的肉啊。爷爷举目望着这茫茫的大荒原，心里在呼唤：大山啊，你在哪儿？！

他简直不敢往下想，不自觉地趑转身要回到河东岸去寻找。但当他刚一迈步，又想到那节香肠蒂巴，不，决不能为了寻找大山放过了越境特务。他一咬牙，又回过身来，迈开稳健的大步向边防站奔去。

爷爷一心只想尽快赶到边防站。草甸子里没有路，遍地都是三棱草、小叶樟、柳毛子，绊腿绊脚不说，还有那些塔头墩子，坑坑洼洼，一脚高一脚低，行走十分费力。爷爷身子骨再硬实，倒底是八十开外的人了，心头又有急事，走出十多里地就出了一身汗，只得解开那条扎得紧紧的腰带，边走边脱去棉坎肩。他把这些多余的负担交给二黄。二黄

叼着在前面跑得更欢了，它不时回头看看主人，见主人拉后了，就把衣包放在草地上等一会，主人来了，它再叼起来向前跑一段。

离边防站还有二里多地，迎面跑来两个战士，他们隔老远就喊：“蜜蜂爷爷！”

爷爷停住脚，喘口粗气，手搭凉棚朝喊声看去，看不太真切，他大声问道：

“谁呀？”

两个小战士跑拢来，一边一个高兴地搀着爷爷。左边那个叫小刘的说：“爷爷，我隔老远就认出是您了！”

“是我先看到的。”右边那个战士忙抢着说，“我发现有块红绫子在荒甸子上飘呀飘的，就知道是爷爷宝刀上的穗子。”

爷爷亲昵地瞅瞅这两个机灵的小战士，脸上浮起慈祥的微笑，说：“我这刀上的穗子还成了信号旗呢。”接着又问，“你们站长在家吗？”

“在，在，您有事吗？”小刘把自己的毛巾递给爷爷擦去额上的汗，问道。

“快点走，有情况。”

“有情况！”两个战士一听，立时严肃起来，脚步也迈得更快了。

右边那战士对小刘说：“你搀着爷爷慢慢走，我跑去报告。”

“不用。”老人制止他，“咱们快走几步就到了。”

小刘冲着营房喊：“喂！快来呀，蜜蜂爷爷来了！”

听到喊声，从营房又出来十多个战士，当他们看清来的是蜜蜂爷爷，就象群小鹰似的飞跑过来，争着要搀扶老人，还有几个新战士挤过来要看老人背的大刀。

小刘没好声地说：“去，去，没眼力劲吗？爷爷是来送情况的。”

小刘这一声很见效，大家都静了下来。

这时，从营房又出来几个人。为首那个二十四、五岁，四方型的脸盘上两道剑眉，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这人看去有一股英武的气概。他迎上来，紧紧握住老人的手，亲热地叫了声，“爷爷来了！”

小刘嘴快：“报告站长，爷爷说有情况。”

站长姓严，名万春。听说有情况，一双剑眉跳了跳，就说：“进屋吧，爷爷，屋里说。”又命令身边的小刘，“请王副站长来。再去告诉炊事班，给爷爷准备饭。”

进到办公室，严万春忙搬过一把椅子请爷爷坐下。又倒一杯热开水送给爷爷，说：“您别急，先喝口水歇歇。”

王江副站长已经闻声赶来，他也是二十四、五岁年纪，只是比严站长显得胖些，他手里拎着爷爷的坎肩，后面还跟了二黄。他进来先亲热地叫了声“爷爷”，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就在旁边一条长凳上坐下。进来之前，他已从战士们嘴里知道蜜蜂爷爷的来意了，不象平常那样见面话多。他表情严肃地与严万春交换了一下眼色，不声不响地望着爷爷一口气喝干了那杯水。

严万春忙起身又要去倒水。

老人捋捋胸前的长须说：“不喝了。我给你们送来件礼物，兴许用得着。”说着，从上衣兜掏出一个小手巾包放在办公桌上。

两位站长立即走过来解开手巾包，一节土黄色的香肠蒂巴露了出来。

爷爷指着那节香肠说：“刚从东草甸子拾到的。”

两位站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从香肠上移开，尊敬地看着老人。

严万春问：“您老从东甸子一直走到这里！”

老人点头答道：“我怕耽误时间，拉荒来的。”又说，“看看，是不是那边的东西？”

王江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镊子，一张小白纸片。小心地用镊子把香肠蒂巴夹起，放在白纸上，又取出一个放大镜，仔细观察那香肠蒂巴。

爷爷歇过乏，话也多了：“我看这玩艺不象咱们的。咱社员成年到辈不沾这号物件的边，你们也很少吃它，我寻思是江北的？”

严万春仔细观察后，很激动地说：“是江北的东西！”他把放大镜递给爷爷，“您看，还是牛肉香肠哩。”

通过放大镜，爷爷也看清了。他不由得攥紧放大镜，严峻的目光直射窗外，一字一句的说道：“果然是又有野物闯来了！”

“是这样。”严站长肯定地说，“您老是在哪里拾到的？”

“东甸子，离鸭蛋河独木桥不远。”

“东甸子，离鸭蛋河独木桥不远。”王江轻轻地重复着，走到山墙下，拉开淡蓝色的绸质帷幕，现出一幅边境地图。他指着图上的一个位置问，“爷爷，是这儿吗？”

严万春看出老人不识地图，就走过去拿起靠墙的一根细柳条，指着地图上的一横一竖解释：“您看，这条细长带就是国防公路。国防公路北是黑龙江，南是红松岭。红松岭西山坡下是您老说的大草甸子，再往西一点，就是北接国防公路，南通富都的青富公路了。您老的家靠山屯和群红大队、新建大队，都在青富公路西侧。对吧？”

老人目光随着柳条棍移动，默默地点头。

“大草甸子的当中是鸭蛋河，您老是在这儿拾到的？”

爷爷不用寻思，就答道：“是的，是在这儿，一点不错。”

王江在老人指点的地方，用铅笔划了个圈圈。

严万春一边收拾小手枪，一边告诉王江：“我去现场看看。你马上同联防指挥部联系，建议按第二号方案执行，再同十号站取得联系，看来敌人钻了我们的空子。东甸子的顶部正好是我们站与十号站的联接处……。”

王江接过去说：“昨晚在十号站对岸，敌人又是坦克又是直升飞机闹腾了一通宵，敢情是要花招！”

严万春沉思地说：“你的判断有道理。敌人钻了我们的空子，你向上级汇报时，要把这点汇报上去。还有，指导员学习去了，这个月回不来，这个情况也要告诉他。”

“好的。”王江答应一声，到机务室去了。